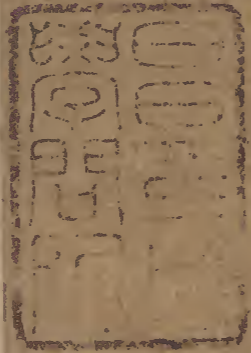


歐陽全集

劄子表狀
奏議

四十二之四

漢書門
一〇二五
五九
四九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一〇二五
四四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215
冊數	44 (14)
函號	315 48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四十三

淺草文庫

劄子表狀三十首

辭免青州第一劄子 第二劄子

第三劄子 辭轉兵部尚書劄子

青州謝上表

謝南郊加食邑五百戶表

謝傳宣撫問賜香藥銀合表

謝賜漢書表 乞壽州第一劄子

第二劄子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辭宣徽使判太原府劄子六首

蔡州謝上表

蔡州再乞致仕第一表

又劄子

第二表

又劄子

第三表

謝致仕表

乞免明堂陪位劄子

謝免明堂陪位表

謝明堂禮畢宣賜表

代作三首

代進奉承天節綰狀

代進奉土貢狀

代薛仲孺乞御篆神道碑狀

辭免青州第一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九日

臣今月八日準樞密院遞到誥勅各一道蒙恩授臣
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者伏念臣近以
疾病衰殘累上表草陳乞致仕天慈憫惻六降詔書
未賜俞允臣以訓諭丁寧不敢更煩睿聽然臣又患
脚膝乘騎鞍馬艱難又到任已踰一年深慮非特別
有移替已具劄子奏陳乞且於亳州將理一二年間
若稍獲痊安冀可陳力敢謂聖恩優異命出非常超
轉官資移委大郡再念臣累年瘠渴眾所具知肌體
瘦削精神昏耗本以衰羸懼難勉勵遂乞休致今青
州所管一路寄任至重實藉幹才以臣居之必至曠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職官考
十一
敗兼臣所患脚膝道路乘騎鞍馬艱難欲望聖慈特
賜矜察許臣且守舊任冀得將理衰殘所有誥勅臣
未敢祇受已送軍資庫寄納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二十八日

臣今月二十七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
免青州恩命所乞宜不允者臣竊惟表海名邦青爲
重地聖恩優借以寵衰殘豈合固辭上煩宸聽伏念
臣情有迫切不能自己者蓋臣近以疾病侵陵心志
昏耗方瀝血懇乞從退休陛下曲賜矜憐不忍廢棄
丁寧訓諭未賜允俞今則忽被新恩有此遷擢乃是

臣乞退休而得進秩方稱疾而領要任則臣嚮所陳
請矯激欺詐以要恩寵之罪何以自逃雖天度寬仁
未以此責臣而臣之心顏何以自處使臣筋力可以
勉彊猶當陳述義理必冀獲辭以免清議之責况臣
衰病羸悴實如累表所陳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未
忍廢退且令苟祿養疾於便郡臣已不勝僥倖之慙
豈敢更望遷進况亳州於近邦之中尤爲善地前後
曾任兩府臣察如陳執中宋庠皆得養疾於此者甚
多伏望聖慈憫臣衰病哀臣誠悃俾臣且守舊任更
將理一二年間苟其筋力稍完則臣盡瘁薄効豈無

大馬識恩知報之心所有降到詔勅臣不敢祇受見
在本州軍資庫寄納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無任

第三劄子

熙寧元年九月

臣今月十四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
青州恩命所辭宜不允及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
便受勅告疾速發赴青州本任者伏念臣自去春蒙
恩許解重任俾守使郡以養衰殘方及一年忽被恩
渥超轉官資移委藩鎮聖恩眷異使當祇受豈合固
辭上煩睿聽臣罪當萬死然念臣義迫情切不能自
止者緣臣久忠眼目脚膝心志昏耗自懼盈滿乞從

休退六蒙詔諭丁寧深至臣上體聖眷殊常未敢
辭再黷方且乞更將理一二年冀少痊安庶可勉強
而不圖遽彼遷擢之命臣竊思聖恩本以憫臣憔悴
加以寵榮以慰臣之衰暮而臣寒薄羸危不能上副
恩眷今進退皆觸於罪戾蓋臣若進而祇受則有連
章累懇矯激欺詐以邀恩寵之罪而其罪大若退而
懇辭則有稽違君命煩言屢黷之罪然比於矯詐邀
恩則其罪似輕在臣愚計自擇則固當逃大罪而就
輕罪臣又竊惟陛下所以保全愛惜臣者至深至厚
矣亦必不使臣至於大罪也故臣披瀝肝血不敢避

煩言屢黷之誅臣所患眼目腰脚前奏已具陳述不敢虛矯欲望聖慈於未許臣休致間止令臣守舊任便於將理所有勅告見寄納本州軍資庫稽留君命多日臣曉夕憂惶如履冰炭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無任

辭轉兵部尚書劄子

寧元年九月

臣近蒙恩除臣兵部尚書移知青州臣已三具劄子辭免伏奉今月二十五日詔書所辭宜不允者聖恩優異訓諭丁寧便當祇命而行豈合上煩睿聽罪宜誅戮無以自逃然臣懇血之誠猶有不能自己者

臣本以衰羸疾病方乞退休遽茲遷擢義迫難所以懇祈辭免至於恩典超優遷轉頻數使臣不因疾病乞退亦合懇辭蓋臣近自去春由尚書吏部侍郎轉左丞未逾兩月又超轉三資除刑部尚書今纔逾歲又超轉兩資尚書六曹一歲之間超轉其五無功之賞公議豈容此臣所以不避煩言屢黷之罪而上干宸造也然臣已三被詔書慰諭深切進退惶惑不知所措敢不力勉衰殘上副恩眷臣今更不敢辭免青州差遣若得祇守舊官而往庶幾可免矯激邀求之責伏望聖慈察臣悃悞特許免臣轉官恩命繳

納近降誥勅所有青州差勅臣見別候指揮今取進止

青州謝上表

熙寧元年十月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軍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赴上訖掌國五兵叨進中臺之秩宣風一面俾綏東土之人祇荷寵靈徒知殞越伏念臣學非通敏材實空疎幸逢千載之休明誤被三朝之獎擢久陪法從嘗與政機國恩未報而身已先衰世塗可畏而命亦多蹇頃緣災疾遂決退休敢期上惻於皇

慈未忍遽捐於舊物而復過推優渥以慰癯殘惟恐拙之無堪蹈艱危而已甚世之所榮者臣之所懼人以為寵者臣以為憂是敢輒殫悃悞之誠累躋高明之聽迫於危慮罔避煩辭而聖度并容寬其罪戾恩言屢降譬以丁寧知成命之難回勉覩顏而祇受而况全齊舊壤負海奧區民俗富完而鑿井耕田各安其業詔條寬大而奉法守職足以脩官內省庸虛奚勝忝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新求治天覆推仁謂簪履雖為於賤微尚堪收錄而犬馬苟豐於黍養猶可使得令臣敢不策勵疲羸勤思夙夜庶期盡瘁少答

鴻私

謝南郊加食邑五百戶表

熙寧元年十一月

紫壇高峙式薦於精禋皇澤霽流推行於大慶祇膺
寵數伏切兢營伏惟皇帝陛下出震膺期繼文興治
百度講明於新政群生涵泳於至和乃考舊章聿思
報本謂三歲一郊之禮必舉以時俾四海九州之人
並受其福遂因景至躬款陽丘萬國充庭其誰敢後
六卿聯事各以其官而臣職忝頒條位拘守土執豆
籩而祇役罔獲施勞逮輝程之餽餘遽蒙均惠無功
受賞莫遑俯偃之辭盡瘁事君惟誓糜捐之効

謝傳宣撫問賜香藥銀合表

熙寧二年二月

臣某言今月二十五日伏蒙聖慈差入內侍省西
頭供奉官王延慶傳宣撫問仍賜臣香藥一銀合者
祇命有嚴瞻天威而不遠撫躬增惕拜君賜以為榮
伏念臣本以妄庸幸緣遭際進陪國論莫替萬機之
微出布政條未聞五月之報屬北州之災饑隣東土
之封疆皇帝陛下子育黔黎仁深覆載閔扶携而轉
徙軫宵旰之焦勞而臣職在撫綏任叨寄委曲煩訓
論備極丁寧仍因使傳之馳特示恩頒之寵臣敢不
恪官自營祇事以時惟善是從勉企前人之迹俾民

受賜上寬明主之憂

謝賜漢書表 熙寧二年三月

臣某言臣伏蒙聖恩賜臣新校定前漢書一部已於今日日據進奏院逶到臣已祇受訖者俯躬承命拭目生輝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錄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史自成一代之書文或舛訛蓋共傳之已久詔加刊定俾後學之無疑一新方冊之文增煥祕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矜舊物

之聲與臣隣之列不忍遽遺憐其自喜文字之問
之娛老然臣兩目昏眊雖嗟執卷之已艱十襲珍
藏但誓傳家而永寶

乞壽州第一劄子 熙寧二年冬

臣輒瀝誠懇上干天聰臣本以妄庸逢時竊祿寵榮踰分報効無聞頃在亳州嘗以疾病乞從休退聖恩憐悞未忍遽捐累降詔諭丁寧備至適會東秦闕守誤被選差超轉兩官委以一路臣亦屢陳朽憊旣不獲辭便當策勵疋疲上副憂寄而臣迫以年齒晚暮近日以來心力俱耗事多徒忘腰脚舊苦拜起艱難

兩日氣暈尤更昏然僅分黑白雖勉力支持日虞曠
敗兼臣到任已及一年有餘欲乞就移淮潁間一差
遣以便私計伏望聖慈特賜憐憫許差臣知壽州一
次冀就閑僻苟養衰殘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就移知壽州一次伏奉本月九日詔
書宜不允者聖恩優假訓諭丁寧迫以危誠不能自
默再煩睿聽罪合誅夷伏念臣舊忠眼目已十餘年
又苦渴淋亦五六歲年日加老病日加深暗瞳氣常
侵蝕幾盡脚膝瘦細行步艱難自入今歲以來心神

又更昏耗事多健忘動輒差失九州一路寄任匪輕
勉疆圉殘日虞曠敗况臣貪冒榮寵過分已多年齒
衰遲又復如此理宜量力知止早自退休盖臣昨在
亳州累陳此懇伏蒙陛下至仁至慈憐憫舊物不忍
遽棄屢頒恩詔委曲慰安欲令且更勉勵故臣今者
未敢別有陳請祇欲求淮潁之間一便郡苟竊俸祿
以盡餘生庶幾上副聖君天地父母含容養育之恩
伏望睿慈特賜矜許今取進止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熙寧二年夏

臣某言今月二十九日準中書劄子以臣奏乞不依

秋科青苗錢事奉聖旨不合不聽候朝廷指揮擅行
止散之罪特與放免者有罪必誅是為彝典原情以
恕特出深仁聞命驚慚省躬涕泗臣某誠惶誠感伏
念臣以一介之微賤荷三聖之獎知寵祿既豐初無
報効筋骸已憊尚此遲徊曲蒙大度之并容感蒙一
方之寄任職當撫俗責在分憂方茲旰昃之勞心豈
敢因循而避事昨遇國家新建官司而主計大商財
利以均通分命出使之車交馳於郡縣悉發舊藏之
鏹取息於民氓而臣方又苦於昏衰初莫詳其利害
既已大諠於物議始知不便於人情亦嘗略陳衆弊

之三冀補萬分之一屬再當於班給顧已逼於會
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茲專輒合被譴呵豈謂伏蒙
皇帝陛下深軫睿慈俯矜朴拙免從吏議特貸刑章
夫何草木之微曲被乾坤之施臣敢不益思祗畏更
勵操脩戒小人之飾非希君子之改過冀圖薄效少
答鴻私

辭宣徽使判太原府劄子六首

熙寧三年四月

臣準今月二十九日入內東頭供奉官馮宗道到州
傳宣撫問賜臣告勅各一道伏蒙聖慈除臣宣徽南
院使判太原府事伏念臣久苦老疾自今春眼目疼

痛及渴淋舊疾作脚膝細瘦行步艱難自二月已來
交割却本州公事見今在假將理所有今來恩命優
異寄任非輕以臣非才固不敢當兼以久嬰疾病未
得痊安見別具奏章陳乞一小郡差遣次所有賜到
勅告臣未敢祇受已於青州軍資庫寄納別聽指揮
次今取進止

同前

臣前月二十九日伏蒙聖恩差中使賚賜臣告勅除
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臣尋已具奏陳未敢祇
受今輒再瀝危懇上千天聰意迫言煩敢避誅戮

念臣自至青州忽已踰歲適值年時豐稔盜訟稀少
足以偷安竊祿而臣自以年齒日加衰殘日甚心識
昏耗難於勉彊以謂一路九州不可常幸於無事每
憂緩急有誤寄委所以去冬累陳衰病乞移一淮潁
間小郡未賜允俞之間遂接春陽戒候為風氣上攻
眼目驟加昏痛因此服藥過度發動渴淋舊患甚於
初得疾時腰脚枯瘦行履艱難自三月後來不免兩
次交割却本州公事在假將理百方治療終未痊損
敢期於疾告中忽被睿恩有此差遣不惟寵命優異
非臣敢當兼以久病淹延筋力難彊欲望聖慈曲賜

哀憫特許檢會臣前所陳乞於淮潁間移一小郡俾
養殘年所有太原重任必難久闕人伏乞別選用入
上副憂寄今取進止

同前 五月一日

臣近蒙聖恩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續準中
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前降指揮疾速起發仍赴闕
朝見訖發赴本任者伏念臣以老疾經春方在病假
中忽被此恩命自揣才力難當寄任不敢祗受尋已
具辭免仍乞一淮潁間小郡見別聽候朝旨次今取
進止

同前 附馮俱
奉入奏

臣此者伏蒙聖旨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特
差入內供奉官馮宗道賜臣告勅各一道兼傳宣撫
問續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疾速起發仍赴闕朝
見訖赴任者伏緣臣以非才久病心力衰耗難當擢
任之寵兼自春以來疾患久在假告已於四月二十
九日五月一日兩具劄子奏聞辭免恩命至今祗候
提點刑獄席汝言到任交割公事別聽朝旨次欲享
聖慈矜察早賜允俞今取聖旨

同前

臣今月二十二日準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
慈以臣辭免恩命未賜允俞者訓諭丁寧理宜祇受
懇誠迫切尚敢煩言伏念臣本以妄庸誤叨器使寵
榮踰分福過災生五七年來纏綿疾病嚮蒙聖念許
解政機仍與近藩俾從優便臣以高秩厚祿非爲養
病之資竊位素餐難又偷安以處所以決謀休致累
上封章陛下尚以簪履之微曲憐舊物不忍遽棄屢
賜安存旣又徙以東州兼委兵民之任然而雖名一
路不係邊防所管九州苦無軍馬加以歲時稍稔盜
訟頗稀臣得以偶免曠愆蓋出天幸而臣常竊自念

筆齒日以嚮暮筋力知不復完與其臨事而后辭不
若量分而先止故於去冬再瀝懇私乞一小郡冀就
遷於淮潁得漸近於田廬敢期病告之中忽被優殊
之命超轉貴職付以極邊使臣未至衰殘尚非所受
而况實難勉彊敢不必辭再念臣自在亳州累乞致
仕殆今三歲矣而口誦退休之言身貪榮進之寵旣
自違於言行豈不愧於心顏雖聖度之兼容必公議
之難遏伏望睿慈曲加憫察特賜追還新命許換近
潁一州則天地父母之恩敢忘犬馬之報今取進止

同前

臣今月十五日準樞密院逋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以臣辭免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充河東四路經略安撫使恩命乞差知蔡州一次所乞宜不允者聖訓丁寧已煩再諭臣誠迫切難避嚴誅臣竊以朝廷之用人臣子之事上蓋常察其進退不違於理則可以知其大節之所守而予之爵祿將以爲寵則必使不犯清議之所非授受之間可謂兩難矣故高秩厚祿人臣所願必也處之無媿然後得以爲榮或其義有不妥所以容其自免今陛下寵臣者至矣任臣者優矣而臣不幸心懷自媿義有難安敢更竭此懇誠

必期哀許伏念臣妄以迂儒遭逢三聖寵踰其分恭小易盈爰自中年早苦多病臣因竊思前世爲人臣者不待伏於床第然後稱疾不必廢其支體然後辭官但其心志已衰筋力難彊則義當知止不可貪榮爾此臣所以不待年及累乞退休而睿聖慈仁不忍遽棄六賜詔諭備極恩憐而臣上體聖眷之優殊不敢自決而引去然止當跼伏閑處偷安竊祿譬諸已乏之馬牛俾盡餘生於芻豢而已此乃粗爲合理其如事則不然蓋臣前歲以老告便超兵部尚書今春以疾辭又轉宣徽南院使辭淮南一州則領淄青九

州免京東一路則總并代四路是每求退則得進每
辭少則獲多使其一出偶然人情猶或少恕若其每
舉必爾則公議豈復可容雖幸人之未言顧臣何以
自處此臣所謂心懷自媿義有難安者也使臣筋力
猶彊尚合懇辭恩寵况臣疾病積有歲年已具奏陳
累干聽覽臣亦竊聞議者以臣脚膝未至着床枕眼
目猶可分人物便謂尚堪驅策致比誤蒙選任殊不
知臣心志已衰精神並耗雖未伏枕實一行尸再念
臣本出書生老於文字賦才非敏以學自愚故歷官
以來多觸罪辜屢罹憂患蓋以不通時務不習人情

加以晚年繼之衰疾識昏耗舉事乖違大抵時多
喜於新奇則獨思守拙衆方興於功利則苟欲循常
至於軍旅之間機宜之務則又非其所學素不經心
蓋以病悴已衰之軀持昏耗乖違之見任素非所學
之事一有敗闕雖戮臣身不足以塞責而誤國之計
如後患何使臣粗有愛君憂國之心豈敢不思及此
而貪榮苟得臣所宜必辭者三義所難安一也精力
已衰二也用非所學三也然於三者之中其二尤急
若其義所難安者幸蒙聖恩獲免俾臣不敢非於清
議而無愧於晚節則陛下之賜臣者榮於高秩厚祿

之賜遠矣至於用非所學致誤國家之計貽朝廷之憂則當君父旰食憂勞求治之時聖慮所宜留意也伏望聖慈哀臣誠至之言察非矯僞之飾特賜允臣屢請追還新命換一小州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今取進止

蔡州謝上表

熙寧三年

臣某言臣伏奉勅命就差知蔡州軍州事已於九月二十七日赴上訖者負薪嬰疾獲辭四貴之遷剖竹分符尚忝一麾之守荷寬恩之優假撫朽質以兢慚伏念臣本出孤貧祖親文藝遭逢亨會叨竊寵榮方

犬馬之壯時早無施於尺寸况桑榆之晚景嗟已過於衰遲一昨誤被選掄擢非要近付以一方之民政委之四路之兵機惟委任之匪輕揣庸虛而內懼輒陳懇悃屢黷高明敢冀天慈不違人欲還其舊職易以近藩惟古豫之名邦控長淮之右壤土風深厚物產豐饒雖宣化班條慚無異術而守官循法足以偷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包之大度旣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哀爾疋殘容其僥倖仰被乾坤之造顧非木石之頑臣敢不勉自勵其筋骸更殫盡瘁之節苟未填於溝壑尚知圖報之方

蔡州再乞致仕第一表

熙寧四年四月

臣某言臣聞士之致政而傳家雖著禮經之常制昔有乞骸而稱疾不待年及者固多况臣又苦於病衰早歲已陳於悃悞敢茲再黷仰冀哀憐伏念臣以介之妄庸荷三朝之眷獎因時竊位嘗俾贊於萬機積日累年訖無稱於一善徒緣朴鷲動觸機危每煩君父之保全不殞始終之名節嚮由災疾願謝軒裳披瀝肺肝累奏封而五上留連寵祿復歲序之三遷間被誤恩驟加擢任顧已難於策勵遂復力於懇辭上賴慈仁曲加憫惻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

得善地之寬閑俾殘軀之養息而臣年日加老病益交攻新春以來舊苦增劇中瘠渴涸注若漏卮弱脛零丁兀如槁木加以睛瞳氣暈幾廢視瞻心識耗昏動多健忘雖聖君之念舊廓大度以兼容而曠職曠官實為可畏貪榮竊食難久自安伏望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亭育察其情實賜以矜從許解郡章歸榮里閑俾其酣詠樂時之盛化優游為世之幸民以畢餘生永依鴻造

又劄子

臣輒瀝懇私上千宸造愚誠所迫罪戾難逃臣自頃

蒙恩許解政事即曾乞一近潁州差遣庶得漸謀歸老上荷至仁憫臣衰病允其所乞差知亳州到任之明年遂乞致仕聖念惻然憐其舊物不忍廢置凡五上表章四具奏劄皆蒙詔答未賜允俞臣以不敢更為煩黷遂且中止尋又蒙恩超轉臣兵部尚書安撫淄青一路既不獲懇辭遂勉力就任而臣迫以昏衰事多曠廢甫及一年則又陳乞壽州亦以近潁冀便於歸老未得請問尋又蒙恩除臣宣徽使移守并門付以河東一路官益榮任益重而臣身益老病益加不勝憂懼之情所以累瀝血懇上煩天聽伏蒙睿慈察其誠實養疾便私悉如其請臣自到今任忽已半年幸值歲物豐成民訟稀少坐戶厚祿足以偷安臣上戴陛下天地父母之恩未知論報之所而心與願違蓋自冬春以來舊苦愈增上渴下淋晝夜不止脚膝細瘦僅存皮骨行履拜跪艱難加以眼目昏暗視物睛痛有妨僉書看讀公家文字載念臣昏衰疾病既已累年量分知止亦非一日寵祿之榮無容久竊臣今輒具表章再伸舊請乞一致仕名目欲望聖慈特賜開許今取進止

第二表 熙寧四年五月

臣某言臣近上表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所乞宜不
允者睿訓丁寧曲加慰諭愚衷懇迫尚敢黷煩將再
干於冕旒宜先伏於砧鑕伏念臣世惟寒陋少苦奇
屯識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實用之始
見於無能器小易盈過則不勝於幾覆徒以早構干
齡之亨會誤蒙三聖之獎知寵榮旣溢其涯憂患亦
隨而至稟生素弱顧身未老而先衰大道甚夷嗟力
不前而難強每念恩私之莫報兼之疾病以交攻爰
於守亳之初遂決竄漳之計逮此三遷於歲律又更
兩易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無復壯田廬甚邇今也

其時是敢更殫螻蟻之誠仰冀乾坤之造况今時不
乏土物咸遂生鳧鴈去來固不爲於多少鳶魚上下
皆自適於飛潛苟遂乞於殘骸庶少償其夙志伏望
皇帝陛下哀憐舊物隱惻至仁察其有素非僞之誠
成其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報曰俞俾其解組
官庭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遙垂盡之年豈非耕田
歌詠太平之樂其爲榮幸曷可勝陳

又劄子

臣此者伏奉詔書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恩旨稠
重伏讀感涕臣自熙寧元年初有陳乞迄今四年之

間凡八上表章五具劄子其懇悃迫切言意重複干
冒天慈煩黷聖聽固已可厭而可責矣而蒙陛下未
加誅譴曲為優容八被詔音丁寧慰譬此天地父母
之仁可謂至矣然臣猶有不得已者臣前嘗奏述古
之為臣不必伏於床枕然後稱疾不待廢其支體然
後辭官但其心力已衰不能勉強則自宜知止而不
可貪榮此臣前次陳乞之時所志止於如此爾蓋自
守毫逾今又已四年身比前日加老則氣血比前日
益衰而疾病比前日益不支持但未伏床枕廢支體
爾此臣不能自己者也臣竊伏思聖君久已察臣區
區而未允其請者必以臣歷事三朝最為舊物聖恩
眷眷未忍廢棄而年又未及去之太早耳然臣前又
嘗奏述今之致仕與古之人不同恩禮優幸不為廢
棄至於年未及而早去亦今昔人臣常事臣竊見實
錄所載太宗時有太常少卿孔承恭者年纔六十一
便乞致仕太宗皇帝欣然許之仍特降詔書褒獎以
敦勸人倫蓋當時議者不以朝廷許承恭早去為非
而但稱承恭之善又以有臣如此可以勸勵風俗自
為朝廷美事也欲望聖慈少紆聽覽果若致仕優幸
不為廢棄雖年未及又議者不以為非而反為朝廷

美事則理無可疑而臣若蒙哀憐得遂其請則上不損朝廷之體下不失優倖之恩而又竊知止之名爲一時之佳事則臣之受賜者多矣臣不勝意迫言煩惶懼激切俯伏待罪之至今取進止

第三表 同前

臣某言本月二十一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者恩深煦嫗感極涕洟雖情有迫於危心不知自止而辭已窮於累牘幾至無言惟以至誠期於必達自乞憐於君父不復亂於著龜伏念臣家世單平性姿中下少從宦學本

免飢寒不自意於遭逢遂進階於華顯然而群材方茂蒲柳未秋而早衰衆駭並馳駑駘中道而先乏而况荷難勝之任用竊逾分之寵榮風波憂畏而慮已深疾病侵凌而老亦至故自辭於機政即願謝於軒裳蒙上聖之至仁念三朝之舊物每由煩於訓諭久未忍於棄捐竊惟臣之事君必本忠信言不顧行是爲罔欺而臣口日誦於田間身坐貪於祿利可畏至公之議何施有覲之顏每自省循莫遑啓處是敢罔避再三之煩黷猶希萬一之矜從伏望皇帝陛下特軫天慈俯回睿聽察前言之可復蓋屢請者有年哀

下愚之不移俾卒成於素志徇其所欲乞以殘骸臣
若得上還印綬於有司自駕柴車而印路晚節知無
於大過沒身永荷於鴻私

謝致仕表

熙寧四年六月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進奏院遞到勅告伏蒙聖恩除
臣太子少師依前觀文殿學士致仕者愚誠懇至曲
軫於皇慈寵命優殊特加於常品末期得謝更此叨
榮伏念臣猥以庸近之材早邁休明之運不通之學
既泥古以難施無用之文復虛言而少實是以三朝
被遇四紀服勞蒙德重於丘山論報亡於毫髮而年

齡晚暮疾病在殘輒希知止於前人不待及期而
請自陳悃悃屢至瀆煩既久歷於歲時始由蒙於開
可仍超加於異數非止賜於殘骸道愧師儒乃忝春
宮之峻秩身居猷畝而兼書殿之清名至於頭垂兩
鬢之霜毛腰束九環之金帶雖異負薪之重何殊衣
錦之歸使閭巷咨嗟共識聖君之念舊摺紳感悅皆
希後福之有終豈惟愚臣獨受大賜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無私覆物博愛推仁以其夙幸遭逢密契風雲
之感會曾經服御不忘簪履之賤微致此便蕃萃于
衰朽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

養未離於靈沼餘生易畢鴻造難酬

乞免明堂陪位劄子 熙寧四年八月

臣伏準今月二日詔書以明堂大禮特令臣赴闕陪位者臣竊惟大饗之禮國家盛典千官分職以奉事萬國駿奔而在庭方以老病衰殘退伏閭里尚蒙天慈曲加記錄特賜詔召俾與侍祠之列此臣子之至榮至幸豈臣克堪而臣不幸早嬰災疾瀝懇累年近蒙聖恩許以歸老而自春涉秋舊苦增劇脚膝細瘦行履拜跪艱難伏况祠事恭虔出於疆力而臣迫此疾苦不獲祗赴召命無以上副君父記錄愛憐之恩臣不勝惶恐

謝免明堂陪位表

合宮大啓爰講於上儀明詔忽頒卑祗於嚴召被恩言之優渥撫病質以兢營伏惟皇帝陛下仁聖聰明憂勤慈儉遂羣生而涵育臻至治於和平乃因萬物之成秋爰即九筵而展禮陟降薦獻百官以職而各供膺受福釐一人有慶而咸賴而臣近辭印紱方伏田廬當與庶民並蒙餘澤敢期睿眷尚錄孤孱俾陪在外之臣來預侍祠之列載念臣自緣災疾幸獲退休殆未踰時尚嬰舊苦雖朝廷禮樂之盛得與者爲

榮而犬馬筋力之衰告疲而已久既不能於策勵姑
自信於竒屯太史滯於周南惟知歎命子牟瞻於魏
闕但極馳心

謝明堂禮畢宣賜表

熙寧四年九月

臣某言臣今月十七日伏蒙聖恩特差右班殿直王
昌賜臣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器一百五十兩絹一
百五十疋米麵羊酒等者太室精禋方集神明之貺
箕門增耀亦霑慶賜之優祗受以還兢營失措伏惟
皇帝陛下垂衣致治盡志奉先率循三歲之舊章時
舉季秋之大饗四方萬國執玉帛以盈庭羣卿百司

潔豆籩而恭事而臣以衰殘之病質何寬假之深仁
方居猷畝以偷安莫覩朝廷之盛禮願書賜召不遑
祗命而趨使指就臨特被匪頒之寵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容之大度推以至慈念簪履之雖微猶為於舊
物閔桑榆之向暮俾慰其餘生惟嗟犬馬之已疲莫
報乾坤之大施

代作三首

續添

代進奉承天節綰狀

右臣伏以重熙纂歷載誕啓辰正宁陳儀允昭於嘉
會庶邦修貢咸効於駿奔前什綰三壤所宜九賦攸

出備諸宰旅實織篚以非工竊比野人得美芹而是
獻虔誠斯至欣頌咸同

代進奉土貢狀

右臣伏以百嘉咸茂允賴聖功九貢所儀備存方志
前件物出於繭稅載厥仙經疏密有程甘馨可採以
時述職庶六尚之攸資向日傾誠保億齡而是祝干
澆宸造臣無任

代薛仲孺乞御篆神道碑狀

右臣輒瀝哀懇上干睿聽人子之志蓋急於顯親天
心至仁仰冀於從欲伏念臣先臣奎早以孤直遭逢
盛明白結主知叅預國政讜言忠節著在朝廷遺德
餘芳宜刻金石伏見兩府舊臣之家所立神道碑多
蒙聖恩賜以神書各額臣今欲於先臣墓隧刻立碑
名欲望聖慈特賜御篆神道碑額所冀神翰之光照
臨幽壤不獨榮其後嗣實以勸於事君謹具狀陳乞
以聞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四十二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四十四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四十四

奏議諫院進十首

論按察官吏劄子

論乞詔諭陝西將官劄子

論元昊來人請不賜御筵劄子

論楊察請終喪制乞不奪情劄子

論韓琦范仲淹乞賜召對事劄子

論罷鄭戩四路都部署劄子

論凌景陽三人不宜與館職奏狀

論按察官吏第二狀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四十四

一

抄

再論按察官吏狀

論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狀

論按察官吏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天下官吏負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善惡審官三班吏部等處又只主差除月日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賊吏自敗者臨時舉行外亦別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材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無無陟因循積弊冗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八九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未瘳

求其疾苦擇吏爲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爲諸路按察使自來雖差安撫使緣管他事不專按察今請令進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爲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才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者皆以朱書於姓名之下其中才之人別無奇効亦不至曠敗者則以墨書之又

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一事亦以朱書別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天下官吏賢愚善惡不遺一人然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年歲之間

可望致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充使別無難行之事取進止

論乞詔諭陝西將官劄子

臣風聞吳賊今次人來辭意極不遜順所請之事必難盡從事既不成則元昊必須作過朝廷須合先爲禦備竊慮沿邊將帥見西人入朝惟望通好便生懈怠萬一西賊驟出忿兵擊吾地情則立見敗事乞速詔邊臣密諭與西賊辭未遜順必不通和之意各使先知絕其顧望早爲準備庶不敗事仍慮邊將謂朝廷此時議雖未合若後次更來必須和好因此便無討賊之志仍乞便因詔諭示以激勵之言云朝廷以吳賊罪大意在討除今不許其和好者蓋以外有爾輩在邊必望破賊成功之意使其不生退心臣見唐武宗英武之主所任宰相李德裕最號有材當時用兵征伐指揮將帥處置事宜動以詔書約束勸勵故終成功業國家用兵以來未聞以賞罰號令激動人心使其竭力者此最宜留意取進止

論元昊來人請不賜御筵劄子

臣竊知吳賊所遣來人將欲到闕風聞管勾使臣須索排備次第甚廣及聞纔至欲賜御筵管領臣知昊

賊此來意極不遜臣料朝廷必欲要其臣服方許通和若欲如此則便須有以挫之方能抑其驕慢庶可商量今若便於禮數之間過加優厚則彼必以我爲快知我可欺議論之間何由屈折若果能得其臣順則待議定之後稍加禮數亦未爲遲仍須杜漸防微常爲挫抑之計豈可一事未成先虧國體其元吳一行來人伏乞凡事減勒無令曲加優厚若因此得其抑挫而臣服則吾計無失如其必不臣服則免至虛虧事分取進止

論楊察請終喪制乞不奪情劄子慶曆二年

臣近見丁憂人茹孝標居父之喪來入京邑奔走貴營求起復已爲御史所彈又聞新及第進士南宮覲聞母之喪匿不行服得官娶婦然後徐歸見在法寺議罪孝標官爲太常博士覲在場屋粗有名稱此二人猶如此則愚俗無知違禮犯義者何可勝數矣蓋由朝廷素不以名教獎勵天下而禮法一墮風俗大壞竊以風化之本由上而下伏見起復龍圖閣待制楊察累有章奏乞終母喪而朝旨未允夫臣子之行惟孝與忠察以文中高科官列近侍而能率勵頽俗以身爲先陛下宜曲賜褒嘉遂成其志使遷善化

俗自察而始豈可不通人情膠執舊弊推祿利之小
惠廢人臣之大節臣謂近侍奪情本非軍國之急不
過循舊例示推恩而已今察以節行自高志在忠孝
知貪冒祿利爲可耻若朝廷抑奪其情使其於身不
得成美行而於母有罔極之恨豈足謂之推恩乎方
今愚俗無知違犯禮義至使繁獄訟嚴刑罰而不能
禁止脫有一人欲守名教而全忠孝以勵天下者又
爲朝廷不許則風俗之弊其咎安在伏乞早降恩旨
許其終喪不獨成察之志亦以爲朝廷之美取進止

論韓琦范仲淹乞賜召對事劄子

臣伏見自西鄙用兵以來陛下聖心憂念每有臣等
言及西事必皆傾心聽納今韓琦范仲淹又在陝西
備諸邊事是朝廷親信委任之人況二臣才識不類
常人其所見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最宜
加意訪問自二人到闕以來只是逐日與兩府隨例
上殿呈奏尋常公事外有機宜大處置事並未聞有
所建明陛下亦未曾特賜召對從容訪問况今西事
未和邊陲必有警急兼風聞北虜見在涼州與大臣
議事外邊人心憂恐伏望陛下因無事之時出御便
殿特召琦等從容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

處置今琦等數年在外一旦歸朝必有所陳但陛下
未賜召問此二人亦不敢自請獨見至如兩府大臣
每有邊防急事或令非時召見聚議或各令互述所
見或只召一兩人對見商量此乃帝王常事祖宗之
朝並亦如此不必拘守常例也取進止

論罷鄆戡四路都部署劄子

臣伏覩勅除鄆戡知永興軍仍兼陝西都部署自聞
此命外人議論皆以爲非在臣思之實亦未便竊以
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
或四路都置部署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

利害惟夏竦往年所任鄆戡今日之權失策最多請
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
復問戡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蕃漢十萬
之兵沿邊二千里之事盡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
或曰戡雖名都部署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
令專制而必稟朝廷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稟於戡又
稟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戡戡始下於沿邊只此一端
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戡既不專若小事又不
由戡則部署一職止是虛名若小事一一問戡則四
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寨柵遠者千餘里使戡一一

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爲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戡而但使帶其權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三千之邊事作一虛名使爲無權之大將若知戡可用則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關中之大設爲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今都部署名統四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稟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將不由都帥則上下相效皆欲自專其失五也今都部署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帥部將却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體不順其失六也若知戡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其職則是大臣顧人情避已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人言其失七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西來有此孽畫琦等在邊陲曾爲將帥豈可如此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署利害其鄭戡既不可內居永興而遙制四路則乞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爲關中之重其任所繫亦大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事體皆順處置合宜今取進止

論凌景陽三人不宜與館職奏狀 慶曆五年

右臣今日竊聞景陽召試館職外議皆以為非臣
聞聖王之以風化勵天下不能家至戶到但進一善
入則天下勸退一不肖則天下懼用功至簡其益極
多苟賞罰之過差繫朝廷之得失伏况國家自祖宗
以來崇建館閣本以優待賢材至於侍從之臣宰輔
之器皆從此出其選非輕如凌景陽者粗親文學本
實凡庸近又聞與在京酒店戶孫氏結婚推此一節
其他可知物論喧然共以為醜此豈足以當國家優
待賢才之選又聞夏有章魏廷堅等亦皆得旨將試
館職此二人者皆有賊污著在刑書此尤不可玷辱

朝化其凌景陽今已就試乞不與館職有章廷堅乞
更不召試竊以累年以來風教廢壞士無廉耻之節
官多冒濫之稱當其積習因循則不以為怪如欲澄
清治化則宜革此風臣謂黜此三人則天下士人當
脩名節臣職在諫諍忝司耳目採是非之公論合具
密陳見選任之非人皆當論列謹具狀奏聞伏候勅

景陽博一官知和州有章廷堅兩制連狀舉賢

論按察官吏第二狀

右臣近曾上言為天下官吏冗濫者多乞遣使分行
按察昨日竊觀降勅下諸路轉運使司令兼按察使

竊以轉運使自合察舉本部官吏今若特置使名更
加約束則於常行之制頗爲得宜必欲救弊於時則
未盡善且臣初乞差按察使者蓋欲朝廷精選強明
之士竊聞朝議以所選非人故不遣使今所委轉運
使豈盡得人乎其間昏老病患者有之懦弱不材者
有之貪贓失職者有之此等之人自當被劾豈可更
令按察其間縱有材能之吏又以幹運財賦有米鹽
之繁供給軍須有星火之急旣不暇遍走州縣專心
察視則稽遲鹵莽不得無之故臣謂轉運使兼按察
使不材者旣不能舉職材者又不暇盡心徒見空文

恐無實効在於事體不若專遣使人伏自兵興以來
天下困弊饑荒疲瘵旣無力以賑救調歛科率又無
由而減省徒有愛民之意徒無施惠之方若但能逐
去冗官不令貪暴選用良吏使撫綏惟此一事及
民最切苟可爲人之利何惜遣使之勞况自近年累
遣安撫豈於今日頓以爲難今必恐三丞至郎中內
難得其人即乞且依前後安撫外侍從臣寮及臺官
館職中選差十數人分處路分兼察兩路其侍從臣
寮仍各令自辟判官分行採訪用臣前來起請事件
施行其轉運兼按察使若能精選其人亦乞著令爲

今後常行之制臣伏思從來臣寮非不言事朝廷非
不施行患在但著空文不責實効故改更雖數號令
雖煩上下因循了無所益今必欲日新求治革弊救
時則須在力行方能濟務臣所言者生民之急務字
也天下之利也不徒略行一二分以塞言責而已伏
望留意詳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按察官吏狀

右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
天下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
差按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賊污不材四色之人以行
澄汰仍具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蓋欲使
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
後按文責實甚惡者黜有善者升中材之人盡使警
勵凡臣所言者乃所以救民急病革數十年蠹弊之
事若非遭逢聖主銳意求治之時上下力行之不可
也奈何議者憚於作事惟樂因循祇命諸路轉運使
兼其職命出之日外論皆謂諸路之中貪賊如魏
兼老病如陳杲穢惡如錢延年庸常齷齪如袁抗張
可久之輩盡為轉運使皆自是可黜之人必不能舉
職臣亦再具論奏其議格而不行按察空名今遂寢

廢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德日新憂心庶
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
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
行欲漸漸整頓則困弊已極而未見速効臣謂如欲
用功少為利博及民速於事切則莫若精選明幹朝
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如臣
前所陳者而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治田不
可一槩也蒿萊蕪穢久荒之地必先力加墾闢芟除
待其成田然後以時耘耨冗濫之官蕪穢天下久矣
必先力行澄汰待其百職粗治然後精選有司常令

糾舉今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
以時之耘耨者耳寬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時刺舉
唐世黜陟使考課使之類歲歲遣出祖宗朝亦有考
課院蓋按察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異事也方
今言事者多以高論見棄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
只是選十餘人明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
易見者著之簿籍朝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謂於
論不為甚高行之有利無害然尚慮議者未以為然
謹條陳冗官利害六事以明利博効速而可行不疑
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如有可採乞早施行

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

臣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弊者不惟賦歛繁重全由官吏爲姦每或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姓而刻剝老繆之吏恣其群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姦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今若去此四色冗官代以循良之吏事隨便宜絕去搔擾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免却州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別圖減省細碎無益者其利博矣

二曰不材之人爲害深於賊吏

國家之法除賊吏因民告發者乃行之其他不材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謂凡賊吏多是強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或不_{及貧弱不材之人不能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群下}下字一共行誅剝更無貧富皆被其殃爲害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病繆懦者與賊吏一例黜之

三曰內外一體若外官不澄則朝廷無由致治

今朝廷雖有號令之善者降出外方若落四色冗官之手則或施設乖方不如朝廷本意反爲

民害或稽滯廢失全不施行而又無糺舉弃作
多作空文若外邊去却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
所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自能回改或執奏更
易終不至為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廷
全繫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

四曰去冗官則吏員清簡差遣通流

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不黜
陟冒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眾
人爭之一競作爭得者無廉耻之風不得者騰怨
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官

去之則待闕之人可無怨滯

五曰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勸懼

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材蓋為朝廷本無黜
陟善惡不分今若見國家責實求治逐一求治
徊字求人人精別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強不敢
因循雖有貪殘亦須斂手

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朞月民受其賜

方今朝廷雖有愛念疲民之意然上下困乏必
未有餘力庶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速賜
蓋臣常見外處州縣每一繆官替去一能者代

之不過數日民已歌謠今若盡去冗濫之吏而
以能吏代之不過朞月民即受賜此臣所謂及
民速於事切者也

論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狀

右臣竊見前年宋庠等出外之時京師先有無名子
詩一首傳於中外尋而庠罷政事近又風聞外有小
人欲中傷三司使王堯臣者復作無名子詩一篇略
聞其一兩句臣自聞此詩日夕疑駭深思事理不可
不言伏以陛下視聽聰明外邊事無小大無不知者
竊恐此詩流傳漸廣須達聖聰臣忝爲陛下耳目之

官不欲小人浮謗之言上惑天聽合先論列以杜滋
譏況自兵興累年繼以災旱民財困竭國帑空虛天
下安危繫於財用虛實三司之職其任非輕近自姚
仲孫罷去之後朝廷以積年蠹弊貧虛窘乏之三司
付與堯臣仰其辦事乃是陛下委信責成之日堯臣
多方展効之時臣備見從前任人率多顧惜祿位寧
可敗事於國不肯當怨於身如堯臣者領職以來未
及一月自副使以下不才者悉請換易足見其不避
嫌怨不徇人情竭力救時以身當事今若下容讒間
上不主張則不惟材智之臣無由展効亦恐忠義之

士自茲解體臣思作詩之人雖不知其姓名竊慮在朝之臣有名位與堯臣相類者嫉其任用故欲中傷只知爭進於一時不思沮國之大計伏自陛下罷去呂夷簡夏竦之後進用韓琦范仲淹以來天下欣然皆賀聖德君子既蒙進用小人自恐道消故共喧然務騰讒口欲惑君聽欲沮好人不早絕之恐終敗事況今三司蠹弊已深四方匱乏已極堯臣必須大有更張方能集事未容展効已被謗言臣近日已聞浮議紛然云堯臣更易官吏專權侵政今又造此詩語謂及辭情若不止之則今後陛下無以使人忠臣無

由事主讒言罔極自古所患若一啓其漸則扇惑群小動搖大臣貽患朝廷何所不至伏望特降詔書戒勵臣下敢有造作言語誣搆陰私者一切禁之及有轉相傳誦則必推究其所來重行朝典所貴禁止讒巧保全善人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勅出賞錢官爵

更改朝政小人不便造作言語動搖及勅榜出自此遂絕

慶曆二年公爲校理嘗上書引李希列事乞免富弼使虜見蘇文忠公所作富公神道碑而書逸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四十四

中野
氏印

中野氏印

